

俄汉对照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名家名篇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 А. Есенина

叶赛宁 诗选



张建华 主编 / 顾蕴璞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С. А. Есенина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名家名篇

俄汉对照

叶赛宁 诗选



张建华 主编 / 顾蕴璞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赛宁诗选 / 张建华主编; 顾蕴璞译.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2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名家名篇·俄汉对照)

ISBN 7-5600-5402-1

I. 叶… II. ①张… ②顾… III. ①俄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诗歌—作品集—苏联 IV. H35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721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周朝虹

封面设计: 彭 山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5402-1

定 价: 19.90 元 (附赠光盘 1 张)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总 序



身处新世纪,展望新时代,需要吸取新知识,时尚的阅读是必要的,但这远不应成为阅读的全部。要成为与时俱进的具有高精神品质的文化人,我们是无法不别转身去回眸人类已经取得的灿烂的文化成果的。读书必须以经典为核心,其中当然包括经典文学。

不同民族的文学经典从来就是民族的和全人类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经典的品格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是经历了时间反复淘洗与磨砺的文化结晶。经典文学是民族文化中最为深邃、最为精华的组成部分。它总寄托着作家们深刻而又广博的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总会发掘出人性永恒的光辉,同时也在创造着巨大的审美愉悦。在青年学生的知识汲取、身心成长与思想探秘的过程中,收获文学经典之中的人类发现,实在是一条认识生活、社会与自己的捷径,这正是构成经典文本最具阅读价值的所在。

阅读经典,了解经典,感悟经典,探究经典,认知经典背后隐藏着的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人类的生命体验,生存的情感哲理,是让人获取智慧,丰富并完善精神,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文化品质的有效手段。一句话,阅读经典是所有人,特别是青年人提升精神文化品质的重要途径。

外国文学的经典各具独特的民族风格,以厚重为特点的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她意味着包容了政治、历史、哲学、美学、宗教、道德等的一道俄罗斯文化大餐。俄罗斯文化是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文学在俄罗斯的文化拼盘中从来就占据着一个核心地位。俄罗斯文学从来就不单单是文学，她蕴含着社会变革、生命沧桑、生存理想、思想睿智、宗教精神、人文情怀、人格操守。

她意味着数不清的熠熠闪光的名字，精英荟萃的文化园地，一片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星空。作家从来就兼有史学家、哲学家、美学家、人学家的品格。她意味着历史与现实、拯救与自救、探索与追寻，意味着忧患与感伤、凄苦与无奈、人性与理智，意味着传统与前卫，恪守与神往、传承与创造。

她意味着充满激情的生命，叛逆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合乎人性的生活。俄罗斯文学历来将民族众生的苦难拥进博爱的胸怀，她的艺术世界始终弥漫着对辛酸生活的抚慰温情。作家始终充满着对主流话语的“异见性”，激发着对自由意志的向往，弘扬着圣洁、高尚、幸福与理想。

俄罗斯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我国的文化 and 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慧源泉，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曾经起过、并仍将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地位也不会因为俄罗斯社会的转型而受到影响。中国中老年读者对于俄罗斯文学始终有着一一种难以排遣的“情结”，有着一一种梦牵魂萦的神往，而对于人生历练缺乏、亟须建设性人文观照的青年读者来说，她也不啻是珍贵的文化读本之一。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独特的梦幻组合，一方绝妙的艺术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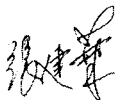
诚然，厚重的俄罗斯文学并不需要她的读者们在读完之后踏上拯救世界的祭坛，或者成为一个社会的反叛者，但她却能展示一种理想的人生，启发读者如何造就一个善良的自我，寻找自我而又能幸福地生活。



对于渴望提高自己俄语水平的读者来说,俄汉对照译本无疑是一个十分有用和有效的媒介。外语水平的提高是无法单纯通过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言语技能的操练获得的。在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和言语技能之后,语言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自身的语言修养来达到的,而大量的阅读是必要的。因为此时外语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取决于语言知识的多寡与言语技能的熟练程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语言文化水平的高低了。学习经典文学中最纯正的语言、最深邃的思想、最丰富的文化,恰恰是提高语言文化水平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有着很高思想品位和对外语教学与研究有着丰富经验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们,看到了当下并非强势的俄罗斯文学中深厚的人文资源,也力图为俄语教学与研究做出卓有成效的实际贡献,于是在出版社编辑与编者的共同策划下就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名家名篇》(俄汉对照)第一套四本书。

俄汉对照读本为高校学生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两种可供阅读的文本,解决了读者受到外语水平限制可能造成的对原著语义误读和智慧误读的双重难题。丛书既能让读者品尝俄罗斯文学真品原汁原味的全部魅力,又能让读者欣赏到经编者严格选择的译家精品;丛书既为丰富读者的人文精神提供了食粮,又可提高读者的外国文学修养,还为他们外文水平和翻译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绝好的媒介。陆续推出的丛书将精当而又概要地为 20 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系统化学习提出一个作家与篇目的范例。



(张建华)



叶赛宁和他的诗歌创作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如彗星般短暂而富有诗意和充满悲剧的一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已重新占有了在俄罗斯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今,几乎没有人再会怀疑他的诗能否成为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经典,因为浓郁的民族诗性和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创新使他的诗在20世纪俄罗斯诗坛上闪发着耀眼的异彩。

叶赛宁于1895年9月21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美丽的奥卡河畔梁赞省梁赞县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里。13岁以前,叶赛宁在富裕的外祖父季托夫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受到博闻强记、知书识理、善讲古老传说、爱唱民歌的外祖父的深刻影响。在外祖父家和整个乡村民间文学的氛围中,在美丽的自然和悠远的传统的背景上,叶赛宁的心田里早早地孕育起了诗的种子。他常常沉湎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野,耽于幻想与梦境中,向往古老罗斯田园牧歌式的人间天堂。1909年,叶赛宁入斯巴斯—克列皮克教会师范学校读书。1910年至1912年,他初露诗才的锋芒,写出了《湖面上织出了红霞的锦衣……》、《稠李花飞似雪片飘洒……》等咏唱美丽的家乡田野的清新迷人的诗歌。1912年从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只身去莫斯科当店员的父亲处,当了一阵子店员,因不愿伺候老板娘而还乡。1913年,他再次去莫

斯科，任一家印刷厂的助理校对员，业余时间参加苏里科夫文学与音乐小组，常在工人中散发传单，参加工人的集会，遭到过警方的搜查和盯梢。由于深感自己文化素养不足，叶赛宁进入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补修哲学、历史等课程。他的诗歌创作热情进一步高涨，但反映城市现实的兴趣很快被对家乡和童年的回忆所取代。身居城市而心驰乡村，叶赛宁以一种在别离后备觉珍贵的心情写出许多夺人心魄的优美抒情诗而使城市的文艺沙龙刮目相看。娉婷的白桦、芬芳的麦穗、欢唱的溪水、镀金的针叶都谛听着诗人那颗恋乡爱国的赤子的心声：“假如天国朝我喊叫：‘快抛开罗斯，往进天国！’/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只须留给我自己的祖国。’”（《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

1915年，叶赛宁由莫斯科专程去彼得格勒（现圣彼得堡）求见大诗人勃洛克，受到热情的接见。勃洛克听了他的诵诗后称他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从此，在师法勃洛克的抒情技巧和得益于他举荐的优越条件下，叶赛宁很快成为闻名全俄的抒情诗人。1916年，叶赛宁应征入伍，在皇村服役，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才离开军队。同年，他的第一部诗集《亡灵节》问世。书中除通过神灵故事探索生活哲理的崇神或渎神的诗外，主要是些色彩绚丽、充溢拟人拟物的景物诗或乡愁诗，营造拟人于物或拟物于人的境界：拖着绿色发辫、穿着白短裙的白桦，不再说话的金色小树林，羞红了脸的花楸，思量着嫣红黄昏的大路，张着火红的翅膀的晚霞，跳舞又哭泣的春雨，老是打着盹儿的原始森林，用犄角触着白云的月亮，摇晃着两岸的河水，温情脉脉地望着人们的星辰，悄悄徘徊在玻璃窗上的点点秋雨等等。

叶赛宁不仅善于从大自然捕捉美，而且注意从俄罗斯的



文化精神和道德审美理想中开掘诗泉。他在 1912 年写就的叙事诗《叶甫巴季·柯洛弗拉特之歌》中歌颂了一位抗击鞑靼侵略军、奋战到最后一息的俄罗斯民族英雄。这类叙事诗与咏唱家乡与大自然的抒情诗风格迥异，字里行间闪耀的已不是月光花影，而是刀光剑影。同时，对乡村古老传统的向往和对世风日下的现实的失望在他心中更萌生了“农民的天堂”的幻想。

对于一个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田园的农民诗人来说，没有比大同世界的理想更令人梦萦魂牵的了。诗人喊出了：“天上的星斗如纷纷落叶，/汇入我们旷野的江河流水，/啊，天上和人间的/革命万岁！”（《天上的鼓手》）。“天穹像一口大钟，/月亮是它的钟舌，/我的母亲是祖国，/我是布尔什维克”（《约旦河的鸽子》）。

但叶赛宁自己也承认：“革命年代我全部身心都在十月革命一边，然而我是按自己的理解，带着农民的倾向来接受一切的。”^①残酷的阶级斗争惊醒了他“使普天下和解”的美梦，从城里来的不速之客“铁的客人”，给了他乡村将蒙难的不祥预感，于是不禁哀哭起“铁马已战胜活马”（《四旬祭》），悲叹起灵感之树的枯萎（《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从革命激情的云端堕入“精神危机”深渊的叶赛宁，在怅惘之余开始与文坛一些风流名士结交，出没于莫斯科小酒馆，借酒浇愁，吟诗遣闷，这就是以一种变态的爱情宣泄表现诗人在城乡关系上的迷惘之情的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的由来。但即使在迷误时诗人也不失为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如他在《无赖汉》一诗中深情地唱道：“我的罗斯，木头的罗斯啊！”

① 叶赛宁：《自叙》，《叶赛宁评价及诗选》，第 5 页。

我是你唯一的代言人和歌手。/我用木犀草和薄荷喂养过/
我那兽性的诗篇中的烦忧。”

对城乡关系认识上的偏颇使诗人与社会的关系失衡,使他成为一个因心爱的“乡村罗斯”的逝去而无奈、无望和无情的无赖汉形象。作为乡村象征的“泥罐子”在城市“铁罐子”上碰得粉碎。无情的历史曾扭曲过他的思维方式(用颓唐向城市报复),但并不能中止他对乡村罗斯的探索。他在创作萎靡的《莫斯科酒馆之音》的同时,写出了《普加乔夫》这部风格遒劲豪放的诗剧,开掘了普加乔夫这个悲剧形象的内心积淀,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农民在革命中的历史命运。他被举为意象派领袖,但由于他诗中意象过于密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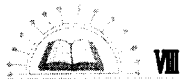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国内新经济政策的胜利,巩固了城乡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叶赛宁对城乡关系一度存在过的疑虑。1922年至1923年间,诗人和他新婚的妻子——美国舞蹈家邓肯曾访问欧美五国(德、意、法、比、美)。欧洲之行使叶赛宁感到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宗法制的罗斯那种乌托邦的农民天堂渐渐失去了热情,开始重新认识工人的天堂。他在《铁的密尔格拉德》这篇揭露金元帝国的脓疮的随笔中写道:“从此刻起,我再也不爱贫穷的俄罗斯……从这天起,我更加热爱共产主义建设了。”但是对于叶赛宁的这种思想变化,不能估计过高。1920年8月,诗人在给希夫里茨的信中写道:“要知道,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以前我所想象的那样……”

1923年至1925年,是叶赛宁思想发生变化后创作热情高涨的时期,他以悔恨的心情和急起直追的姿态,写下了大量直接反映新生活的优秀诗篇,如描写抗击尤登尼奇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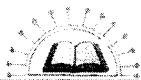
队、保卫彼得格勒的英勇战斗的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歌颂为苏维埃政权牺牲的巴库政治委员们的英勇业绩的叙事诗《二十六人之歌》，讴歌为反对沙皇专制而遭流放的政治犯的叙事诗《三十六个》，未完成的以歌颂列宁为主题的叙事诗《风滚草》的片断《列宁》，以及成为诗人最主要代表作的叙事诗《安娜·斯涅金娜》等。这部长诗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壮阔画面。长诗所描写的故事，是取材于诗人1917年至1918年间几次回自己家乡康斯坦丁诺夫的所见所闻及艺术想象。几个主要人物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女主人公——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取自女庄园主莉季娅·伊万诺夫娜·卡申娜的生平经历，即抒情诗《绿茸茸的秀发》中所提到的那个少女，但她并未如长诗中所写逃亡英国。本诗以抒情与叙事平行交织和以侧面落笔的新型手法，在苏联诗歌中首次探索了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命运，成功地塑造了普隆·奥格洛勃林这个最早出现于苏联诗歌中的农民革命家形象，成为诗人毕生探索俄罗斯农民历史命运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叶赛宁站在历史的高度，怀着对真理的信念，大胆地将一名逃亡异国的地主小姐作为主角，并描绘了革命使她对祖国产生了强烈向往：“我常常到码头上去，/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我在各国的船舰中间，/越来越关注苏维埃的红旗……”

在这两年间诗人共写了一百多首抒情诗，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诗歌几乎字字珠玑，首首出众，如《回乡行》、《苏维埃罗斯》、《斯坦司》、《大地的船长》、《给一个女人的信》、《给外祖父的信》、《昏黄的淡月临照当头》等。《波斯抒情》组诗将祖国、爱情、大自然和诗人的使命等多种主题融为



一体,是叶赛宁一生抒情诗成就的总结,是俄罗斯诗歌史上的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组诗中的十五首诗各具特色,相映成趣,共同造成一个异国多娇但不如家乡可爱,美人令人销魂却不如祖国更使人动情的迷人意境。整个组诗不仅体现了一个艺术家对美的景、美的情的追求,还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的责任感和一个公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豪感,在艺术上更是声情并茂,凡中见奇,达到并超越了古典抒情诗的艺术高度。

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所形成的种种复杂矛盾以及个人生活中多次的情感纠葛,使得诗人的创作道路上始终是荆棘丛生,布满坎坷。即使在创作富有革命热情的作品的同时,他仍不时会在诗篇中流露悲观绝望的情绪。在多首晚期抒情诗中诗人都提到了死。在长诗《黑影人》中诗人用黑影人这个意象物化了当时主宰他的矛盾心态:身陷困境的象征——黑影人时时处处缠着诗人,诗人想用拐杖痛打他,却把镜子打碎了。诗人用象征手法向读者暗示:要摆脱绝境,就必须自我毁灭。1925年12月27日,叶赛宁抑郁症发作,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当时还不满30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认为叶赛宁并非死于自杀,而是亡于他杀,理由是他的部分创作,特别是私下的某些言论,背离并干扰了当政者的方针,他曾暗中受到当局的监视。但坚持自杀说的一方仍认为诗人所患精神抑郁症是导致他悲剧的主要原因,并认为鉴于诗人当时在人民中的影响,当局未必会认为用暗杀除掉诗人是明智之举。应该说,叶赛宁的悲剧从根本上来讲来源于他的性格,具体的表现形式(是自杀或他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必然会因与社会氛围的不协调而夭折。



叶赛宁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理想极端执著，对人对事极端真诚，生活与命运给了他创作众多动人心魄好诗的灵感。真正的诗人都是真诚的，但叶赛宁作诗的真诚更能拨动读者的心弦，那些抒发悔恨之情的诗最具这种艺术感染力（如《给母亲的信》、《给一个女人的信》等）。

叶赛宁一生忠实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他的审美理想始终与俄罗斯的乡村、传统以及自然生态密不可分。俄罗斯乡村的枯荣、文化传统的兴衰、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会牵动叶赛宁的诗心，也赋予他的诗一种忧伤的情调和悲剧的韵味。

叶赛宁的诗歌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土壤，他通过形象的创造反映俄罗斯的历史和心灵，又从研究民间形象的创造中提高艺术形象的民族特质。他在谈到日常生活中的形象象征（毛巾上的绣花，屋顶上的小马，百叶窗上的公鸡等）时说，“我们的音乐和史诗是借助树木的符号而共同产生的”，“一切都起源于树木，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思想宗教。”^①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树木等自然意象在叶诗的形象宝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何叶赛宁的形象性与音乐性能如此水乳交融。他通过对民歌和古典诗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使词与词之间产生某种和谐，即词进入一个或多或少的相近的发音领域。”评论界赞扬叶赛宁在音乐性方面的突出成就时说：“这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我们继普希金之后，也称之为莫扎特音乐般的精粹，莫扎特音乐般的令人着迷之物。”^②

① 叶赛宁：《玛丽亚的钥匙》，《国际诗坛》，第3辑，第199—200页。

② 普罗库舍夫：《谢尔盖·叶赛宁（形象，诗与时代）》，《叶赛宁评介及诗选》，第77页。

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里，叶赛宁基于民族诗歌传统对于人与自然一体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审美理想，始终被许多人认为是守旧或复古，是对新生活的反动。即使在叶赛宁去世之后，他的诗歌遗产仍长期被当作时代的落伍者的产物而被忽视和埋没。但诗人在生前并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他在《波斯抒情》组诗中表述了诗既要言志又贵在创新，即既要与时代同步又要保持诗人在艺术上独特的美学思想：“做一个诗人，就要歌唱自由，/让自由的美名广泛地传扬。/夜莺歌唱，他不觉得难过，/他在把同一支歌吟唱。/金丝雀唱的是别人的声音，/它是可笑又可怜的小铃铛。/世界需要语言的歌吟，/独特得哪怕跟蛙鸣一样。”他在《致普希金》一诗中把自己的艺术探索与对普希金的民族传统的继承视为一体：“虽然命定要受到排挤，/但我还将久久地歌唱……/好让我的草原之歌，/也能像青铜一样铿锵。”因为，诗人的抒情诗不但洋溢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而且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情，他的“草原之歌”定将像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一样万古流芳，永远保持新鲜的艺术魅力。今天看来，叶赛宁歌唱自然的诗篇的艺术价值甚至超过了他歌唱革命的诗篇，请看他是多么富有保持生态环境的天才预感：“啊，林中遮天蔽日的雾气！/啊，白雪皑皑的原野的快慰！/多么想把我的两只手臂，/嫁接上柳树的木头大腿。”（《我踏着初雪信步前行……》）“母牛同我侃侃谈心，/用点头示意的语言。/一片芬芳的阔叶林，/用树枝唤我到河边。”（《我是牧人，我的宫殿……》）

叶赛宁对大自然的一片痴情，虽然受到世人一时的鄙夷，但得到了大自然的厚爱与回报。多彩多姿的俄罗斯大自然的意象在叶赛宁的诗中升华为各种色彩象征：蓝色象征宁静，浅蓝色象征愉悦，鲜红色象征纯洁，玫瑰色象征浪漫，红



色象征不安,鲜红色和玫瑰色的结合象征青春,黑色象征忧郁,等等。人与自然在叶赛宁的诗歌中通过诗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相互贯通成为通感,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情能力:“那天鹅的歌声,/正抚慰着眼睛的彩虹。”(《花楸树红熟了……》)“这里仿佛歌声也具形,彩虹也发声。”在天空这个蓝色碟子之上,“像一声犬吠,波涛闪出一道光”(《变容节》)。视觉之中有了听觉,视觉和听觉在五觉之外的第六感觉(心觉)之中交织。

叶赛宁在诗歌,特别是在抒情诗上的突出成就,使他成为 20 世纪杰出的俄罗斯民族诗人。他的诗成为上承普希金下启苏维埃 70 年诗歌的重要环节,几乎所有现代俄苏大诗人都从他的诗艺中汲取过营养。著名的当代俄罗斯诗人多里佐说:“我不能设想我的青年时代可以没有叶赛宁,正如不能设想俄罗斯可以没有白桦一样。他属于那些也许几百年才产生几个的诗人,他们不但进入俄罗斯文学,而且已经进入俄罗斯的风景,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

顾蕴璞

① 多里佐:《关于诗人的话》,《青春》(俄),1965 年第 10 期,第 69 页。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С. А. Есенина



叶赛宁诗选

顾蕴璞 译

СОДЕРЖАНИЕ



- 10 ПОЕТ ЗИМА — АУКАЕТ...
- 14 ПОДРАЖАНИЕ ПЕСНЕ
- 16 ВЫТКАЛСЯ НА ОЗЕРЕ АЛЫЙ СВЕТ ЗАРИ...
- 18 СЫПЛЕТ ЧЕРЕМУХА СНЕГОМ...
- 20 ЗВЕЗДЫ
- 22 ЧТО ПРОШЛО — НЕ ВЕРНУТЬ
- 26 НОЧЬ
- 28 ВОСХОД СОЛНЦА
- 30 КАПЛИ
- 32 БЕРЕЗА
- 34 ТЫ ПЛАКАЛА В ВЕЧЕРНЕЙ ТИШИНЕ...
- 36 У МОГИЛЫ
- 38 ПОРОША
- 40 С ДОБРЫМ УТРОМ !
- 42 ОСЕНЬ
- 44 В ХАТЕ
- 48 ГОЙ ТЫ, РУСЬ, МОЯ РОДНАЯ...
- 52 Я ПАСТУХ, МОИ ПАЛАТЫ...

